帝堯的故事之四十一

帝堯派稷求王母

文/紫君

話說一日，帝堯心念民生，親自到孟門山和山海一帶，巡視一番。只見那水勢真是漲溢得非凡，所有原來的民居、田畝，都浸在大水之中。

(接652期)

當地的居民雖然有官府幫助救濟，遷移到高地，另外分田建屋，還不至有家人離散、居無定所之苦。但長此下去，水勢不斷上漲，實在令人擔憂。想到此，不免憂心如焚，眞不知道何年何月方可安枕。

忽然想到洪崖仙人的話，只有西王母能救這個災患，不過要在數十年之後。這數十年的光景，那黎民百姓還怎麼活啊？！

帝堯十分焦慮，思來想去，想那西王母住在玉山和崑崙山，聽老將羿說他是曾經到過的，還是去求求西王母，請她馬上就來救吧！

西王母是神仙，神仙都是大慈大悲的，只要誠心去求，或許可以早些挽回劫運。縱使求而不成，或者根本走不到崑崙山，那也是天命使然，人事總是應該盡的。

想到此處，主意已定，回到平陽，就叫大司農前來，對大司農說道：「此前洪崖仙人說，大水之災，非西王母不能救，西王母所居仙山，離此甚遠。朕本打算親自去求，怎奈爲國事所羈絆。你是朕的胞兄，王室懿親，就命你代表朕躬前往誠求。務必懇請西王母大發慈悲，即速設法，弭此巨災，拯救萬民，汝其往哉！」大司農稽首受命。

帝堯因此事關係重大，大司農動身的前幾日，他自己先齋戒沐浴起來，虔誠的禱祭天地祖宗。

到出行的這一日，又冠冕整齊，親自送大司農一行出城。

到得與他們臨別的時候，又對著大司農稽首叩拜，嚇得大司農手足無措，說道：「自古至今，沒有以君拜臣的道理。」

帝堯道：「朕非拜汝，是拜西王母。朕不能親拜西王母，所以將這個大禮，寄在你的身上。你見到西王母後，稽首再拜，就和朕親拜一樣了。」

大司農於是帶領從人一行，一路向西行，由巴山直到岷山。改向西北而行，越過西傾山，已是西海了。向人打聽路程。

有人告訴說：「度過西海，有一座三危山，山上有三隻青鳥，是西王母的使者，常爲西王母取食的。但是那三危山邊亦很不容易去，如果能到得那山邊，尋著三個青鳥使者，那麼見西王母就有希望了。」

大司農聽了，便秉著虔誠，齋戒沐浴，向天禱告。次日，僱船渡西海，直向三危山而來。

哪知剛到山邊，就見有三個人在那裡等著了。仔細一看，相貌非常可怕，頭臉緋紅，眼睛漆黑，身上都穿著青衣。

一見船攏岸，這三人便拱手向大司農說道：「敝主人知道貴使降臨，特遣某等前來迎接，請上岸吧！」

大司農詫異之至，暗想：「他們不知如何知道？眞是神仙呢！」

當下謙謝了一番。登岸之後，便請問他們三人姓名，才知一個叫大鵹、一個叫少鵹，一個就叫青鵹。大司農暗想：「前日人說三隻青鳥，我以爲眞個是鳥，原來仍舊是人。」

且說大鵹等招呼了大司農登岸之後，又招從人登岸，行李一切統統搬上。自己前行，衆人都跟著走。走到半路，只見林中飛奔出一隻大獸，向著衆人張牙舞爪，像要吃人的模樣。

衆人大吃一驚，慌忙轉身要逃，少鵹忙止住道：「有我等在，不妨事。」早有青鵹向那獸喝道：「貴人在此，不得胡鬧！」那獸聽了，方才垂首收尾，站在一旁。

大司農細看那獸，樣子長得像牛，身子是白色的，頭上有四個角，身上的毛就像披著蓑衣，下垂至地，不知道是甚麼獸？便問大鵹。大鵹道：「這獸名叫狍鴞，是會吃人的，所以此處尋常人不容易來。」

說著，已到了一間石室，少鵹便讓大司農進去小坐，大鵹、青鵹仍去招呼從人。大司農便將奉帝命要到玉山見西王母的事，講述了一遍，並向少鵹懇求，請他指引。

少鵹道：「這個可以，敝主人一定會接見，不然就不叫我們來迎接了。不過此刻敝主人不在玉山，在群玉山，貴使者且在此暫停一日，待我等去問過敝主人，何時、何地延見，有了確信，再來引導。」

大司農道：「貴主人不住在玉山嗎？」少鵹道：「敝主人的居所有好幾處，一處是玉山，就在此地東南方；一處是棄山；一處是群玉山，亦叫崑崙山。這三處都是敝主人常常遊息的所在，就如下界帝王有離宮別館一樣。」

大司農道：「群玉山離此有多少路？」少鵹道：「大約有一萬里。」

大司農道：「那麼往返必需半年多了？」少鵹笑道：「哪要這許多時候，我等來往，不過片刻而已。」

正在說時，忽見一隻三足鳥從天空飛過來，停在地上，口中銜著一個又似翡翠、又似碧玉的大盤，盤中盛著不知甚麼東西。

這時大鵹、青鵹亦走進來，少鵹向他們說道：「我此刻陪著貴使，不得閒，你們去進食吧！也問問主人何時見客？何地見客？」

大鵹、青鵹答應了，各從身畔取出一件青色的羽衣披在身上，霍地化爲一對青鳥，率領了這隻三足鳥，銜著大盤，從地飛升，翱翔而去。

大司農看了，又大詫異。

少鵹道：「這隻三足鳥是專爲敝主人取食的，某等是專爲敝主人傳使命的。但有時三足鳥來不及，某等亦爲敝主人進食。」

大司農聽了，更是詫異。暗想：「西王母是個神仙，所住的地方要甚麼沒有，爲甚麼還要到萬里之外來取食呢？」

究竟不知道取的是甚麼食品？但是不便問，只好罷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大司農再問少鵹道：「貴主人是個神仙，有姓名嗎？現在有多少年歲？」少鵹道：「敝主人姓鳩名回，她的年歲卻不知道，大約總有幾萬歲了。」大司農道：「貴主人平日做何事消遣？亦管理下界之事嗎？」

少鵹道：「下界之事不常管，但有大事亦是要管理的。從前黃帝軒轅氏與蚩尤戰敗，敝主人曾遣九天玄女、素女等前往援助，後來卻不聽見說管甚麼事。至於平日，常和群仙聚會，或看她的幾位女公子做各種的遊戲。」

「即如敝主人在崑崙山上所住的那座龍月城，城中產一種李樹，名叫『黃中李』，是稀世的奇物，無論人間、天上，尋不出第二株來。這樹開花的時候，每朵花有三個影子，結果之後，每個果實有九個影子，花上、果子上都有天生成的『黃中』二字，所以叫作『黃中李』。東海度索山上有一株大桃樹，廣袤幾千里，名叫蟠桃，其果實非常大，滋味芬芳甘美。這蟠桃每隔三千年開一次花，結一次果。每到結果的時節，各處神仙都來與敝主人祝壽，敝主人就以蟠桃請客。人們把這個集會就叫作『蟠桃大會』。吃了那蟠桃可以使人長壽成仙的。」

大司農又問少鵹道：「適才聽您說貴主人有許多女公子，那麼必有丈夫。請問貴主人的丈夫是誰？現在何處？」（未完待續）

主要參考文獻：

鍾毓龍《上古神話演義》

西王母、崑崙山：公有領域；青鳥：ADOBE STOCK；后稷：網絡圖片



西王母居崑崙，有城千里，玉樓十二。男神住在宮殿右翼，女神住在左翼。





帝堯看到孟門山大水不斷上漲，十分擔憂，決定派大司農去崑崙山，懇求西王母來解救。



黃慎——詩畫名揚大江南北

臺北故宮博物院



文/戴東尼

「揚州八怪」是清代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一批畫家。他們生前即聲名遠播，李鱓、李方膺、高鳳翰、李勉，先後分別爲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召見，或試畫、或授職。乾隆八年，清高宗見到鄭燮（鄭板橋）所作〈櫻筍圖〉，即鈐了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文橢圓璽。乾隆十三年，清高宗東巡時，封鄭燮爲「書畫史」。羅聘嘗三遊都下，「一時王公卿尹、西園下士、東閣延賓、王符在門，倒屣恐晚；孟公驚座，覿面可知。」

黃慎的詩、書、畫被稱三絕。他曾先後三次在揚州居住，與鄭板橋等往來友善。

黃慎（西元1687年～1770年），字恭懋、躬懋、恭壽、菊壯，號癭瓢子，福建省寧化縣人。他善畫人物，早年師法上官周，多作工筆，後來從唐代書法家懷素眞跡中受到啓迪，變爲粗筆寫意，用筆設色，潑辣大膽，於迷離撲朔中見神韻。

黃慎愛畫歷史神話故事，佛像和文人、士大夫的生活，兼畫緙夫、漁民等，所繪人物之衣紋線條，兔起鶻落，變化多端，往往寥寥數筆，即能形神兼備。

黃慎雖「不以山水名」，但山水畫亦有一定的造詣，大幅和小景都各盡其妙，瀟灑有致。他的山水畫早年宗法元代畫家黃公望、倪瓚；中年以後，變爲粗筆寫意，氣象雄偉，深入古法。他的花鳥畫宗法明代畫家徐渭，縱逸潑辣、揮灑自如。黃慎還擅長作詩，他的詩文情韻清遠、煙凝靄積，能入非凡之境，並著《蛟龍詩草》一書。

黃慎在十八、九歲時寄身寺廟，白天作畫，夜間在佛像前的光明燈下刻苦讀書，技藝大進。凡人物、花鳥、山水、樓臺、蟲魚等，無一不能。後來，黃慎曾出遊豫章（今南昌市），遍歷吳、越等地。他的成績受到他的老師上官周的高度讚揚和評價，他說：「吾門有黃生，猶右軍之後有魯公也。」

另一位「揚州八怪」之一的鄭板橋也曾作詩贈之：「家看古廟破苔痕，慣寫荒涯亂樹根，畫到精神飄沒外，更無眞相有眞魂。」

黃慎曾自己總結一生走過的道路，感慨道：「余自十四、五歲時便學畫，而時時有鶻突於胸者，仰然思，恍然悟……余畫之不工，以余不讀書之故。」

於是黃慎發奮圖強，取三禮、史漢、晉宋間文、杜韓五言詩及中晚唐詩，精思熟讀，豁然有得，應之於手。正是這種凝思結想、廢寢忘食、苦攻不輟，黃慎才從一個小畫工成長爲一位「詩畫名大江南北」的名家。

黃慎描繪佛道人物的作品傳世較多，如：〈煉丹圖〉，此畫黃慎用筆迅疾如飛，落墨濃淡相間，其棲勁的書法運筆亦用於繪畫之中，故畫面多乾枯、飛白和迅疾之跡，衣紋頓挫、線條硬朗，人物軒昂、富有氣勢，爲其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品。

臺北故宮博物院



黃慎花卉芍藥